盐梅舟楫市肆菜（一）

杨庆昌

营口“六国饭店”旧址。

在营口辽河大街上，原来的东海关（山海新关）南侧，过去有个二层楼，砖木结构，青砖墙，木楼板，木屋架，瓦垄铁皮屋面，天花板上压出些花纹图案，极为讲究。该建筑是于1894年竣工并开业的“六国饭店”。

“六国饭店”的临街立面做出了个“洋门脸”，西立面装饰出五根通天贴壁方柱，正门左右两侧有两根圆立柱，显得入口处很气派。檐口的线脚丰富，上面设计了瓶饰矮墙栏杆，坡形瓦顶。窗均作出弧券，西立面的二层窗的窗楣设计成三角形，很有层次感和立体效果。

北京的东交民巷过去也有个“六国饭店”，是英国人在1900年建造的，它吸收了英、法、美、德、日、俄六国的资本融资，但建造时间比营口的“六国饭店”还要晚了几年。

营口的“六国饭店”内飘出浓浓的菜香。地方官员、社会名流、外国使节、南北客商等都喜欢来此餐饮、交际和娱乐，因为这里颇有规模，且装修豪华。昔日的营口市区内的餐饮店铺多为车马驿站，内部设施为一两排大炕及几张八仙桌，接待往来的客商和车马，招待他们膳食。《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曾记载了他在1869年5月19日至21日的见闻：

“在风雨中我到了牛庄（营口），本来以为这里的贸易应该很活跃，但并非如此。牛庄建在一片泥泞地上，房屋看起来很脏，用砖垒的，顶是凸出的。”

“客店里熙熙攘攘很是热闹，街边上一溜儿牲口槽子，还有一张摆在一根柱子下的桌子就是客店的招牌。这家客店的客房一字排开，门口竖着的柱子漆得花花绿绿的，每间屋子都用纸糊了窗户，入口就在中间的位置，门楣和门框上写着各种文字。在堂屋的旁边就是进入院子的通道，院子很大。我们住的这一晚上大概有一百来头马匹和牲口在院子里……”

在李希霍芬来营口的三十年以后，营口有了“六国饭店”，也就开始有了“市肆菜”。

“市肆菜”是指餐馆经营的菜，通常以风味流派分类，以适应各界人士的需要。它吸取了宫廷、官府、寺院、民间、渔家乃至民族菜的烹饪技法和肴馔品种并加以变化。

据营口的文史专家于阜民介绍，当时“六国饭店”的招牌菜肴为四时小吃，如“骚夹子豆腐”“烧茧蛹”。主菜为“三鲜火锅”“小鸡炖蘑菇”“扒三白”“爆大虾”“锅爆肉”“焦熘里脊”“熘鱼片”等，显然这些菜肴是以酱香菜为主的。

酱香菜是针对葱香菜而言的乡土菜肴分类。葱香菜是用葱姜爆锅的作法，而酱香是菜肴里用了东北大酱，说白了酱香菜是从北方菜的雏形上演变而来的。中国在没有分菜系的时候，据说有“帮口”之分。“口”是口味，“帮”是餐饮从业人员的地方性“行帮”。

营口很长时间都是由马背上的民族所统治，如契丹、女真、蒙古族以及满族，在这种饮食习惯的影响下，东北菜就成了“六国饭店”的主打菜，比如炖菜。早些年，满族人以渔猎为生，迁徙不定，烹饪器只有吊锅一种，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炖菜都是主要饮食。大多数烹饪方法是将两种食材混合着炖，炖菜中包括“猪肉炖粉条”“羊肉炖酸菜”“牛肉炖土豆”“排骨炖豆腐”“小鸡炖蘑菇”“排骨炖豆角”“鲶鱼炖茄子”“得莫利炖鱼”以及“飞龙汤”等。虽然配料简单，但越简单的配料越能吃出食材本身的味道来。以狩猎为主的民族喜食肉类，清《长白汇征录》里就记载：“今长白一带肉食山羊、野猪、鹿脯。以豆为油、为酱，风犹近古。常见有获一猪、一狍、一熊，而远近山民席地聚食，和以盐，剂以葱、蒜，尽欢而罢。”

猪肉是满族人主要肉食来源。《后汉书·挹娄传》说他们：“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他们将猪肉煮熟切成薄片，不加调料。即便是猪肘子也是“片肘花”；冷盘如“盐水肝”“拌皮丝”；热炒如“炸鹿尾”“炸卷肝”“溜肥肠”等；汤为猪血灌入肠内的血肠汤。

“白肉酸菜血肠”是东北菜的传统食品，放酸菜于清水锅中，佐以葱、姜、大料、花椒、盐等，肉白肥嫩，剔去皮、骨，切成薄片，再取适量的新鲜猪血，佐以调料。冷食也是将白肉、血肠片佐以蒜泥、韭菜花、辣椒油。吃热食时，将白肉、血肠片与酸菜丝放入肉汤或鸡汤中炖熟即可。肉质柔润、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血肠脆嫩绵软，热汤鲜香味醇。豪爽中带些粗犷，古拙中暗藏些细腻。

“蒜泥白肉”是将大块的猪肉烀熟后切成大片，蘸着盐面或蒜酱吃，既解腻又增味，最能体现食材原汁原味的鲜香。“拆骨肉”是从大骨头上剔下来的纯瘦肉，蘸料由酱油、醋、辣椒油、蒜泥、芥末、腐乳、芝麻酱等调制而成。还有“手掰肝儿”，煮熟的猪肝掰成块儿地吃。“猪皮冻”“荤油”都是从猪身上开发出的食材。

以东北酱香菜为主的“六国饭店”菜品咸甜分明，酥烂香脆，明油亮茨，色鲜味浓。烹调方法擅于扒、炸、烧、蒸、炖、锅，许多菜肴表现出嫩而不生、透而不老、烂而不化，外脆里嫩、外酥内烂的特征。

（未完待续）

文化遗产

评书大师袁阔成在营口的黄金时代（五）

本报记者 丁海林

方青卓从艺袁阔成 学艺时短习德路长

袁阔成火了！

大批慕名者来营口，虚心诚意地向袁阔成学习说新书的技巧。这种现象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达到顶峰，最多时一周内能接待好几拨访客。繁忙的袁阔成却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他总是抽出时间和他们一起探讨学习。

几十年后的今天，数位当今演艺界的知名演员依然对那段向袁阔成学艺的经历念念不忘。

提起袁阔成先生，著名影视演员方青卓几度哽咽，她激动地回忆起当初向袁阔成先生学习评书的经过。她说：“我是袁阔成先生的学生，他是我演艺生涯的启蒙老师，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

1975年1月，方青卓考入营口市文工团，这个聪明的小姑娘快板、诗朗诵、弹琴、跳舞样样拿得起。团长袁阔成觉得她模仿能力强，有潜力，便开始传授她评书《平原作战》《鹰击长空》。在袁阔成的悉心指导下，方青卓在营口的东方红影剧院开启人生的首次评书登台表演。由于没有演出服，方青卓就穿着袁阔成的中山服上了台。毕竟是首次表演评书，台下的观众一鼓掌，霎时方青卓就僵在那了。好在袁阔成一直守在幕布旁，冲她做了个开场的表演动作，一下子让方青卓把词儿想起来了，终于流畅地把这段评书讲下来。走下台来，袁阔成语重心长地说：“孩子，记住这是你的第一次登台，你以后会好的。”

在方青卓的记忆中，袁阔成敬业，和蔼，平时一句玩笑话都不说。年轻演员们都受到过袁阔成的指导和教诲，在大家心中，袁阔成始终有一种父亲般的尊严。年轻时的方青卓天性活泼，每次上台之前，总喜欢叽叽喳喳地跟其他人说个不停。一次，被袁阔成看到了，就对她做了一个不要说话的手势。方青卓不服气，说“团长，我词儿都背下来了。”袁阔成却略有不快地用慢悠悠的语气说：“那也不要说话。”袁阔成注重言传身教，要求别人必先约束自己。每次开场前，他都以身作则地拿着一个茶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默默待场。

后来，在演艺活动中，两人常有碰面，袁阔成对方青卓说：“现在，你的戏演得不错。记住，我的筐里没有烂杏。”

方青卓总结说，她跟袁阔成学评书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学习艺德的经历却很长。

汪文华与袁阔成合影。

汪文华为送“见面礼” 千里迢迢背大米

1976年的某天，袁阔成突然被一通电话叫到了市委宣传部。一位处长告诉他，有位解放军战士来找他学习评书。袁阔成一听笑了：“这怎么可以啊，应该是我向解放军同志学习啊。”话音未落，对面椅子上站起一位英姿飒爽的解放军女战士，她身材高挑，容貌俊秀，给袁阔成敬了个军礼，并用清脆的嗓音问了句：“袁老师好！”袁阔成一问才知道，这位女战士是武汉军区文工团的，名叫汪文华，也就是那位后来家喻户晓的央视《曲苑杂坛》栏目的制片人、主持人。

当时，身在部队文工团的汪文华为部队官兵演出时，曾表演过快板、诗朗诵等节目。在参加全国基层文艺汇演时，她有幸现场领略了袁阔成的评书艺术魅力，那一刻，她动了学说评书的念头。可汪文华跟袁阔成不相识，如何能跟袁阔成学艺呢？胆大的汪文华冒昧地给袁阔成写信，述说了想学习评书的想法，还说哪怕只学一段也行。没想到信寄出去两周后，袁阔成回信了，说：“你来吧。”

由于部队文工团的领导不准假，倔强的汪文华就利用休探亲假的机会，独自从武汉一路转车来到了陌生的营口。初次见面学艺，讲究礼数的汪文华给袁阔成带了一条武汉出产的“永光”牌香烟。可转头一想觉得礼物有点轻，就在路上又买了10斤大米。初次来东北的她并不知道，营口本就是优质大米的产地。

回到文工团，袁阔成一脸严肃地问：“你想学什么啊？”

“啥都行。”

袁阔成拿给汪文华一段《肖飞买药》的台词让她背。十几分钟的评书段子，汪文华一咬牙仅用了一宿就背熟了。

“你背得还挺快！”袁阔成挺意外，“你说一遍我听听。”

于是，汪文华站在那儿，自信满满地把《肖飞买药》说了一遍。

“你说的这是什么啊！”说完，袁阔成起身示范表演了一遍。

汪文华回忆说，那十几分钟，她瞪大眼睛，全神贯注，恨不得把全身精气神都集中起来，生怕遗忘了先生表演中的细节。

表演完一遍，袁阔成扭头走了，丢下一句——“自己练。”

此时的汪文华心里觉得有些憋气。她觉得袁阔成的做法有些不近人情，就简单示范了一遍也不指点表演的诀窍，纵然是过目不忘的天才，也不能在短短十几分钟内就把表演的细节都记得住啊。殊不知，评书艺术的授业，讲究的是对学员悟性的考验，是否能领会表演的“神韵”全在师徒之间长期的耳濡目染和点拨。像汪文华这种想在极短时间内靠模仿来学艺的做法，其勇气虽然值得赞许，却不是评书艺术授业的“正途”。

“好好练，来都来了！”虽然觉得委屈，可不服输的汪文华开始独自一遍遍地练习，边练边回忆袁阔成表演时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台词。起初，是对着镜子练，后来觉得没有观众找不到感觉，就拉来锅炉房的大爷当观众，一遍遍地表演……

看着汪文华一遍又一遍在那“磨”，虽然没说一句表扬，袁阔成悄悄叫来了方青卓陪着汪文华练习……

汪文华回到部队后，恰巧第二天部队文工团要给武汉大学的学生演出，汪文华就把评书《肖飞买药》上台说了一回，结果现场轰动，掌声如雷，不得不返场。汪文华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立即写信把这事告诉了袁阔成。

虽然没收汪文华为徒，袁阔成却被她的执着和勤奋劲儿所感动。接下来的岁月里，汪文华陆续跟袁阔成学习了《燕青打擂》等传统评书。袁阔成极少表扬学生，在汪文华的记忆中，袁阔成对她的评价经常是“你说的这是什么玩意。”之类的批评。唯一一次表扬是汪文华参加一次演出，恰巧袁阔成去看了。过了几天，袁阔成见到她时，突然说：“你那天说得不错。嗯，上台穿的那件破西服也挺好看。”

《曲苑杂坛》开播之际，为了发掘到好的曲艺节目，作为制片人的汪文华经常去请教袁阔成，请其做艺术顾问，而袁阔成也是不吝赐教。汪文华说，遇到困难，袁阔成就是她身后最坚实的依靠。

（未完待续）

曲苑撷萃

营口地区历史上曾有过哪些民族？（四）

于阜民

南北朝、隋、唐初境内的民族——汉族

公元407年（东晋义熙三年）汉人冯跋代替后燕，建立北燕政权。在公元436年时，受拓跋魏攻击，冯跋弟冯弘率数万汉人投奔高句丽后，被安置在本地区的平郭境内。此后的两百年间，此地的汉族人在高句丽统治之下生活。

公元641年，（唐贞观十五年），唐太宗遣职方郎中陈大德出使高句丽，路经辽东时受到汉人夹道欢迎。

公元645年（唐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亲率十万水陆大军东征高句丽。六旬，攻安市不下回师洛阳。随军迁辽东汉人37万回中原。

从上述中可知，在高句丽统治本地区时，汉人的数量仍然不少。但这些汉人中应包括已与汉人融合了的鲜卑人。

南北朝、隋、唐初境内的民族——高句丽族

据可查历史资料可知，在公元402年（后燕光始二年）高句丽已占据包括本境在内的辽东各地。据朝鲜《三国史记》卷十八载：“广开土王十一年，王遣兵攻宿军，燕平州刺史慕容归弃城走。”宿军在今北镇市一带，这说明高句丽是从辽东发兵进攻辽西的。到唐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丽统治辽东共266年。

高句丽人是秽貊族一支。早年居住在辽宁东部的新宾满族自治县、恒仁满族自治县一带。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朝鲜斩其王右渠（卫满之孙）后，汉武帝以其置乐浪、真番、临屯和玄菟四郡。玄菟郡领西盖马、上殷台和高句丽三县。这也是高句丽之名第一次出现在史籍之中。当时的高句丽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部族，两晋时期一直与中原保持臣属关系，在“丸都”（今吉林省集安市）发现的高句丽的官印可证实这一点。其印文有：“晋高句骊率善仟长”“晋高句骊率善佰长”等。“率善”是部族的意思。“仟长、佰长”与“千户、百户”相类似，是高句丽部族首领的称谓。

高句丽分为许多部落，其中强者有涓奴、桂娄等五部。公元32年（东汉建武八年），桂娄部酋长受汉封为“高句丽王”。并在“丸部”建立地方政权。《后汉书·高句丽传》载：“高句丽在辽东之东千里，南与秽貊、东与沃沮、北与夫余接。”辽东郡治于襄平、东千里正是集安市，其南界在萨水（今朝鲜清川江）。到公元314年（晋建兴二年）高句丽进入大同江流域。

南北朝时，据《魏书·高句丽传》载：“东至棚城（今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南至小海（今黄海）、北至夫余（今吉林省扶余市）。”《周书·高句丽传》载：“东至新罗（今俄罗斯海参崴地区）、西渡辽水（今辽河）二千里，南接百济（今朝鲜）、北邻靺鞨（指栗末靺鞨、今松花江上游）一千里。”从而可知，高句丽割据范围很大、占地极广。但这广阔的土地上并非高句丽族独居。辽东仍是以汉族为主的居住地，高句丽族只有少量迁入，成为这些地区的统治者。

（未完待续）

历史寻踪